



禮記恆解

禮記恆解

1

共八冊

0712  
1474  
/





門 〇七12  
簿 1474  
卷 1-8



記位解序 汪遠堂編錄

醫 旨 釋

同治甲申一編



同治壬申重刊

# 禮記恆解

玉成堂藏板

禮記恆解序

同治四十一年一月二十日  
藍作棟氏寄贈

天以一元生化而品物流形各  
得其所自然之秩敘即禮之原  
也人秉五行之秀而其性則太  
極之靈太極之在天地者播而



爲五行著而爲萬物人性之秉  
太極者分而爲五常著而爲倫  
紀其理一則其所以順其自然  
盡其當然者無不一也第人汨  
於物欲喪其本來則以禮爲苦

人之具而不知吾性中之本然  
必如是而後安不如是則不安  
也自羲農以來代有制作至唐  
虞而成功文章乃煥然其可觀  
然世變所趨人情所向旣踵事



刑言心角  
而增華必多方而補救故三代  
聖王忠質文互用而其禮乃詳  
周之興也蓋出於播遷流離而  
數聖人以忠厚承之以至德永  
之觀於詩書所載孔孟所言文

武周公實能以天地育物之心  
爲心故其禮亦能以天地生成  
之道爲道傳世久遠上旣無聖  
天子持其綱下亦無賢公卿維  
其緒及春秋而事雜言龐有莫



知禮之所以爲禮者矣夫子聖德天縱尤嚴矩規凡禮之可以宜古而宜今者蓋靡不身體之而其或有當變通者則有志而未見諸施行也當時諸賢習聞

其說而不盡得其指歸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哀輯羣言彙爲此書雖其分編纂敘出於戴鄭之徒未必遂得聖人精意而其文存卽其義存不得謂折衷時中



不藉此而彰也先儒以周官儀禮爲經此經爲註又因其列學取士始於荆公爰多訾議之者然嘗考其所言無非採葺賢聖雜書見聞意其精者出於七十

子之徒而其淺者亦秦漢篤學之士非於道概未有聞而能剽襲爲之者也書中如月令王制作者顯有姓名其他前人所疑多由未達文義而遽相詬疵我



朝禮教昌明

欽定義疏廣大精微無美不備於前

儒之是非判然朗然蓋

聖人建中和而修百度不似書生空

談曲學也沉謏陋於禮意毫末

未窺而幸沐休明積久微覺有

得竊慮承學者或苦於繁否則

拘晦其旨爰於誦習之時隨文

詰義以便參稽閱年忽已成帙

以愚困之畱未忍捐棄也敘而



禮記解  
存之後有作者其或弗嗤爲妄  
誕也夫

道光八年初夏日雙流劉沅識

禮記恆解凡例

一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  
向考校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  
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  
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  
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然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



禮記卷之四十一  
一 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孔疏於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非馬融所增鄭元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馬融所增豈容不知何仍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是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

一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

鄭元盧植今其說多不傳惟鄭註行世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註爲之疏義者皇侃熊安生二家最著貞觀中孔穎達奉敕修正義以皇熊二家參補之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註改用陳澔集說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澔以考亭餘蔭得傳其書然其中徵引多誤有不可不辨正者今皆採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期於合理其合解者亦未嘗盡沒之也

一周禮儀禮禮記三代上禮制賴以考證然其得失不可不辨周禮雖晚出實周之史官所紀其宏綱大旨非聖人不



能作卽時勢遞降治法無能出其範圍禮記雖有殘闕然亦孔孟餘裔傳授之言居多蓋周公之法至周末已多不可行故孔子思夏殷之禮欲損益其制以爲世法奈不克見諸施行惟與門人講習之故此書所記孔門弟子之事多不盡周制且於他人之行禮亦多以理斷其是非先儒未通其義於記中言禮不合周制者便以爲夏禮殷禮或牽引周官儀禮疑此記所言不確不知其爲孔孟緒論門人互相傳述者也儀禮一書可信者僅數篇其餘皆周末文勝支離穿鑿之言先儒誤信反以禮記爲儀禮註疏愚

另有儀禮註詳閱自知

一秦漢而降禮制漸湮竝記禮之書亦紊三禮賴漢儒綴輯而存雖不盡合然先王之政猶賴以知大凡特說禮者多不本聖人之心理以折衷而牽合彼此議論淆亂是非故禮書幾如畫餅今悉就本文以自然當然之禮衷之不敢盡廢諸儒之說亦未嘗盡取其說至大戴記雖與小戴記竝傳然今已不全且其佳者小戴已採入此書餘實不足耐觀矣

一前人論說一字一句閒動輒千言誠以毫釐千里不可不



慎也然愚謂必得聖人之意而後可定作書者之是非其非者不可不辨其是者安可以私意非之也此書所載若郊禘等大事爭訟尤多愚於四子書已多言之今只各就本文章句訓詁不暇反復詳辨以本文自明無庸別生支節且尺幅所隘亦不能廣爲辨說也

一禮者理也本天理而布之自天時人事以暨萬有不齊莫不有自然當然之禮聖人隨時處中由其得天之道合天之心故能經緯萬物而各協其宜後世禮法日多或有聖人所未及者可謂至詳密矣然誠正修齊之道弗次第踐

行則區區法制必不能束人心而化偏雜說禮者拘文牽義非是是非紛然爭論甚必以古禮行之而不審乎天時人事之宜徒使人視禮爲畏途噫何益也觀子路爲季氏宰與祭一事可知夫子若爲東周必不定循周公之舊故此書不尙煩文期於明白易曉而已天下之大民俗固不一途古今之蹟事勢尤須變通使孔子生今其尙從周制乎

一解經非徒爲誦記固將通其義而力行之窮以修身達以治世後世宮室衣服飲食等事多與古異矣而猶拘拘曰



古禮云云是爲不達此書所記名言至義詳究而身體之不容忽也至於古禮古樂考其制得其意而變通之始可以善世宜民切不可拘泥以致誤己誤人愚於前人章句必細究其義之安否未嘗盡反前人亦不敢曲徇前人識者詳之

一此書雖係漢儒採葺然多孔孟之徒知道者所存故其文義簡奧亦不類魏晉以下之習向來解者或於義理欠明輒斥爲妄愚詳加考辨非者隨文正之亦有本是而人以爲非者不敢避違眾之嫌而曲從前人也

一禮記自漢以來爲之註解者鄭康成皇侃熊安生孔穎達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頽張權周元達趙君贊王士雄卬光庭成伯嶼張幼倫王安石劉夔李格非張橫渠馬晞孟戴溪周諤項安世陸佃方慤呂大臨陳祥道胡銓葉夢得葉模朱子郭忠孝游桂石塾應鏞輔廣邵淵張慮吳澄陳澔明胡廣黃道周等 國朝黃宗羲納喇性德李光地方苞邵泰衢江永可考者數十家大都各有見解然多零星解說或一二篇或數十篇惟鄭孔之說依文立義字櫛句疏實費苦心其非者汰之其是者或時節其







自可無庸贅說非缺之也

一三禮圖自古有之蓋言禮必徵實非可以空言了我

朝

欽定禮記義疏禮記解義美善畢兼又有圖說實為精當茲編

因集隘不能繪圖亦以學者恭誦

義疏必皆通解不煩贅也

雙流劉 沅識

禮記恆解卷一 晚年定本

曲禮上

雙流劉 沅輯註

按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言瑣細之禮約其大數有三千耳無容泥也周之盛時禮教修明人多束身規矩及其衰也大綱且紊曲禮亦復淪亡此篇乃好禮之儒隨所見聞錄之以存後曲有偏曲一端細微曲折二義因簡策重大分為上下二篇漢儒因篇首有毋不敬三字可以該禮之全故特以此篇冠全書中有譌誤隨文正之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母音無陸德明曰女內一畫禁止意儼魚

檢反

曲禮非可以言盡故要以毋不敬三字端儼如有所思安和審定其辭貌言肅靜也以入德言則制於外可以養其中以成德言則有諸內而後形諸外故推廣歎美其可以安民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

而愛之

敖五報反長上聲從縱通樂音洛狎戶甲反

傲長則賈禍欲從則蔑理志滿則傾危樂極則生悲皆當有禮以節之而又必敬愛賢者乃可潛化其氣質而歸於善狎熟習畏嚴憚也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又言愛憎眾人皆當公理虛心勿徇愛憎積富於財散賜人安安敬靜自適遷徙義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

而勿有

難乃旦反狠胡懇反分去聲

貪得而畏死者人情也然有義焉審乎義則不苟得苟免而後廉恥綱常可立人爭狠而我必求勝之則隘當得而不求其多則平質正也直申也面斥正之與人共為之事有疑固當正之但不可面斥其非徐以理正之及其義已申謙退勿自有其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夫音扶齊側皆反

此節有闕文劉原父謂記者節取大戴禮文未刪若夫二字亦近之尸象神必矜莊齊事神必肅敬坐立如之內外飭矣適乎中而不膠於一是從宜也使人不必遽矯其俗而裁之以義如孔子獵較是也蓋聖人因時立法通變宜



民皆如此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

言道禮之質也

說音悅好如字行下孟反

上文由變化氣質而言及禮此乃提挈禮字以起下文葉氏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是非理也故言別言明陳氏祥道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不當說而說之曰妄辭達而信故不費節申正之則侵侮好狎不敬讓矣申之曰修身而能踐其言方為善行行修而所言合道乃為禮之本恐人務於華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上文皆言成己此又約言成物之道取於人為人所仰給取人取人以自利來學則求道誠而後教可入往教則褻

尊而亦無以成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

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

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辯音編撝尊上聲

道理之總名德則理得於身仁慈愛義裁制四者一理而異名各隨其所偏重為稱無禮以節文之則所施不當教身為法以教人訓詞示而已鄭康成曰分辯皆別也呂氏大臨曰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上下所包者廣恩義有厚薄輕重必得禮以定之宦學事師或學仕宦之事或學六藝皆有師有禮然後其情益親鄭康成曰班次蒞臨也呂氏大臨曰正朝位齊軍政行法令三者皆所以治眾禮以節文其間威嚴畏憚意敬畏而後從命求福曰禱



得求曰祠吳氏澄曰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禮以將其誠而肅其事恭敬一也分言之則恭在貌而敬在心樽節亦一也樽有裁抑意裁抑而後為節退讓亦一也不謙退安能讓蓋約略言禮之意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陳氏滂曰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出交阯封谿等處禽鳥之總名孔氏穎達曰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鄭康成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作為始為也生民之初人與物無分聖人為禮明倫飭紀使人皆知自貴而承天地愚按極言無禮之弊而曰聚麀然語傷厚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

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以政反

太上全德之人其次概凡為人也言惟上等之人貴德成物乃其本心施而不復望報其次則必往來酬酢以洽其情焉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夫音扶販方萬反好呼報反懾之涉反

禮行於人己之間而達乎尊卑各如其分以洽其情故有則安無則危自卑而尊人禮之體也即負販以明禮之出於天性驕淫者無禮而凌人志懾者無禮而失己懾鄭康成曰怯惑也



人生十年曰幼句學二十曰弱句冠三十曰壯句有室四十

曰強句而仕五十曰艾句服官政六十曰耆句指使七十曰

老句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焉百年曰期頤冠去聲艾五蓋反者渠夷反耄音冒期讀

幼年少學可學也弱血氣未充且當冠也壯則血氣足而

可有妻室強壯之盛古者四十始命之任以道明德立必

俟此時艾治服事也習於治政可以專事官政也耆至也

漸至老境指使指事使人傳家事任子孫也耄衰困意爾

雅髮白髦髦然也悼無知可憐愛尊老慈幼故雖有罪可

議贖也期頤期於頤養而已百年志慮皆盡惟期飲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

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

之以其制

致事致其職事於君而歸老謝辭謝不得謝君不許其致

事也几憑之以安其體杖持之以助其力行役外事也而

以婦人欲其在外猶在內也安車一馬小車適四方勞事

也而以安車欲其逸也在他國稱老夫寵異之意本國則

名不敢以老自居也越國而問陳氏櫟曰苟他國越疆而

問老者以事則必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詳其本末始可

為之謀亦以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鄭康成曰就也事長當謙讓故雖有知不敢遽對應氏

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清上

清寒也醜類夷平等也冬寒則思致其溫夏熱則思致其

涼定安也定省互文昏必致其安而且又省之也愛敬之



心熟則於人無爭在  
醜夷尙然則他可知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

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古者車馬之賜必有勲庸三賜弗及蓋功應得而辭讓弗受者讓善君親有美弗居故遠近稱之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孝善事父母親戚姻黨族屬慈愛也同官爲僚弟敬長之名執友陳氏澔曰同師之友仁仁厚交遊孔氏穎達曰泛交也本資信合故稱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此孝子之行也

鄭康成曰敬父同志如事父蓋孝於親者無時或忘父母况見父之執友乎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

不稱老

夫音扶告古毒反

鄭康成曰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不貽親憂也不稱老不特己不自稱其老卽尋常言語亦避老字恐觸親之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

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泛言敬長之道蓋所以廣孝也父事隨行兄事雁行肩隨不相踰謂同行而非親友者羣居謂飲食講說時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古者席容四人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則推長者別一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居平居也古者五祀皆祭於奧父在主奧祭子不得為主  
不主奧猶言不得主家而借主奧以言主家事若謂不處  
奧與本空虛之地祀神之坐父亦不處也一席四人則席  
端為上獨坐則席中為尊男女各有路路各有中門中央  
有闈兩旁有棖棖闈之中尊者所立人子無  
在不有敬親之心故不敢同於尊者如此

食饗不為概祭祀不為尸

食音嗣

鄭康成曰槩量也張子曰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  
辦不為概量尸神像也古者宗廟之尸用同姓適子之無  
父者不特主人之子不為尸即其父  
在與祭之列者其子亦不為尸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  
服闋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康成曰視聽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蓋其念念不忘父  
母故誠意積久而純也服事也呂氏大臨曰登高臨深危

道也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詔 御案曰不登危較不登  
高臨深有進高深有形之危也行險僥倖無形之高深也  
行未光明皆屬闇昧居非坦易即涉險危愚按懼辱  
其親必謹其行舉數者以明視聽無形聲之意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朋友義合無許以死之理此言父母在始不許友以死林  
氏光朝謂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為訓是也不私財絲粒  
皆親之有也 而何私乎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純之準反

下 鄭康成曰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  
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孔氏穎達曰冠純謂冠  
飾衣純謂深衣領緣



幼子常視無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誑九况反衣去聲

視示同常示之以正毋或欺誑則習於誠矣陳氏澣曰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正方不傾聽所以習之於正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咤詔之則掩口

而對

長知兩反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咤如至反

鄭康成曰提攜謂牽將行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辟咤口旁也長者從背後俯與童子語若負劍然非真負劍也長者親愛童子從後俯其口旁而語則掩口而對恐氣觸長者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

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才用反拱俱勇反

先生父兄師長皆先我而生者鄭康成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二也拱手為有教使趨退為其不欲與己并行

從長者而上北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聲

長者凡尊長也陳氏澣曰高而有向背者為邱平而人可陵者為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可即所見以對無故而指與呼則駭聞見方氏慤曰言城者士民所會聞見者眾也

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

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

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奉上聲扇古螢反

適舍行就人館固求而必得聲必揚使內人知也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眾惟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外有二屨



元言心角卷一  
而不聞其言恐有私議故不入鄭康成曰言聞則入視必  
下不干掩人之私孔氏穎達曰高所以闕鼎者闕戶之木  
亦得稱肩兩手當心若奉肩然敬也回回轉廣有瞻視也  
陳氏滸曰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遂闔之盡嫌於拒  
後來者故勿遂

母踐屨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踏在亦反摳苦  
侯反趨七俱反

母踐屨後來者不可躡先入者所脫之屨踏躡也玉藻曰  
登席不由前為躡席前下也登席當由下也孔氏穎達曰  
摳提也趨向也隅角也從席之下角而升己位唯諾應對也  
坐定又謹於應對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闈音域

鄭康成曰闈門楸闈門限也門中有闈兩旁有楸古人常  
掩左扉惟客至乃啟謂之賓門君臣出入皆於東君由闈  
之中臣由右之東西不敢同於君也孔氏穎達曰踐闈一則  
自高二則不淨并為不敬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  
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  
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  
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  
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

涉上  
此大夫士相為賓客之禮也呂氏大臨曰每門者門不一  
也有大門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門敵者迎於大門之  
外敵以下迎於大門之內肅客俯手以揖之所謂肅拜也  
愚按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明不敢褻尊之意客固辭則  
遂肅以入也降等卑下之客也主客至階又各讓不先升  
也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鄭康成曰級等也拾級謂前足



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足相隨不相  
過重蹉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

中不翔竝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孔氏穎達曰帷幔薄簾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鄭康成曰行而張是曰趨行而張拱曰翔帷薄之外不見尊者不為容堂上不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武迹也陳氏祥道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綏在冠下亦曰武中人之迹尺二寸接武每移足半躡之布武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地尤迫故不特不趨亦不翔也陳氏澠曰橫肱則妨竝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

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為去聲糞古本作攬拘古侯反扱音吸

為長者掃除糞穢初往時必加帚於箕上兩手奉箕以致其恭拘攔也掃時以衣袂障帚之前且掃且退令其塵不及長者將斂糞則以箕自鄉而扱取之張子曰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故至於糞除皆有禮呂氏大臨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者也令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是也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在何趾

奉芳勇反橋音嶠鄉去聲下竝同

鄭康成曰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孔疏曰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何鄉何趾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皆從所安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

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

鄭康成曰上謂席端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御案曰此尋常主客會集之席而飲



食亦在其中西鄉北鄉主家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異姓之席非飲食鄭康成曰謂講問之客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孔氏穎達曰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無怍兩手握衣去齊尺衣

毋撥足毋蹶

重平聲摳苦侯反齊音咨

跪而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之席以多為貴客不敢當重席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客踐席主人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不先舉言尊主人也怍愧赧不安之貌摳提挈衣謂裳也以兩手挈裳令裳下緝去地尺恐衣長蹶之也撥舒張蹶匆遽衣撥收斂之使不旁有所觸足毋蹶不匆遽使之躓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在前在有為防礙之地坐跪也御案曰越播散意坐而遷之必有次序不得瀆亂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

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盡津忍反僂音懺勦初交反

孔氏穎達曰虛空也謂非飲食坐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古者地鋪席俎豆陳於席前之地坐近後則濺汗席玉藻云食齊豆去席尺是也安鎮靜執持守意僂非類而攙雜以言正容指一身而言聽必恭敬信意勦說抄取人之說為己說雷同不辨是非而附和之如雷之發聲物同應也惟則古稱先則無二者之弊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唯上聲



陳氏澹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請業求當習之事請益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唯諾皆應辭諾緩而唯速事父事師其道同也無餘席孔氏穎達曰必坐於近尊者之端親近先生若扶持然又備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闕在下空處以待之同等不起專所敬於先生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

見賢遍反跋駢未反

主人留客繼之以燭則情隆故起食至敬其禮上客敬尊者跋本也古無蠟燭呼火炬為燭火燭者童子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殘本示人使客不安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唾渴臥反

凡客之前皆當肅容柔聲况尊客乎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讓食不唾主人以食讓客而唾嫌有厭棄意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莫暮

同

孔氏穎達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猶轉也禮卑賤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四者皆倦怠之容故請出恐妨尊者就安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

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閒音閑屏音丙

更端別事言畢而各安坐尊者又問別事也閒閒隙不敢遽去故答告者以少閒尙未白尊長也復白也屏退也或尊者未令去則左右屏而待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

伏斂髮毋髻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噉音據倨音據



聽必恭應必柔聲噉高急也淫視流動邪盼也怠荒容止  
惰慢徐氏曰遊閒行倨傲慢意立而兩足整齊不偏任一  
足箕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伏覆也髭髮也御案曰女人  
以髮多為美故加髭而後以纚韜之男子但一收斂不得  
加髭嫌為婦飾也免去也袒露  
體非當免袒之時不袒褻揭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

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長上聲上時  
掌反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長者在堂故屨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  
著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解屨綦也初升時解屨置階  
側鄭康成曰就猶著也獨退著屨屏於側亦不敢當階也  
若鄉長者而屨則將屨之時就階跪取稍移近前欲便於  
著方屨之時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  
也此蓋退而長者送之故有鄉長者時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離兩竝也出中間亦參也人竝  
坐立而我往參之非謙敬之道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

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

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櫛羊支反枷與  
架同漱悉侯反

鄭康成曰此以下皆為重別防淫亂也不雜坐男子在堂  
女子在室櫛衣架也古文無枷字櫛枷連文漢語也陳氏  
澠曰巾以浣潔櫛以理髮愚按通問不以理而私相問遺  
諸母庶母伯叔母皆是裳賤服不漱不敢褻尊推敬父母  
之心以敬之也梱中門限內言外尋常言語之迴分內  
外者非謂夫婦職業不相謀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  
禮之因著纓示有繫屬劉氏彞曰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  
於梱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陳氏櫛



元言心角卷一  
日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兄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  
兄弟至親且弗同席同器則他可知父子不同席尊者必  
異席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

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側皆反

行媒往來傳言幣元纁束帛不相知名以遠嫌受幣以致  
敬日月告君有位者固然士庶則告於官即告於君矣禮  
凡嫁女逆女必先告於祖廟方氏慤曰鄉黨在私而同國  
者僚友在公而同官者為酒食以召之以見合乎公私之  
議也厚別重慎以明男女之別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娶通下同

取同姓瀆倫矣古者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必命於諸侯  
惟貴族則姓與氏並著故取妻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

或不知必卜以決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見賢遍反

鄭康成曰有見奇才卓然眾人所知孔氏穎達曰  
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往來則於寡婦有嫌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羞進也郊特牲曰昏禮不賀而云賀者為酒食以召鄉黨  
僚友當問遺之若賀也使人問遺而曰某使某進共具之  
費以待鄉黨僚友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禮有物以將敬而不責人以所不能貨財筋  
力貧老所絀其心誠敬財力不足無傷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名用常語則以避諱為難隱疾暗疾等語避不祥也然名子之禮左傳申繻之言乃備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

笄而字

長知兩反冠去聲

異長各自為伯季不相干雜冠則成人矣故字以敬其名君父至尊故臣子皆稱名至於他人則稱字所謂敬其名也女子之笄亦猶男子之冠不言許嫁之年不可豫定也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裁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

醯醬處內蔥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殺戶交反

裁側吏反食音嗣漆以至反胸音劬

孔氏穎達曰肉帶骨曰殺純肉切曰裁骨陽故在左肉陰故在右鄭康成曰殺在俎載在豆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

近也內外殺裁之外內陳氏澠曰飯左羹右分燥溼也膾炙異饌故在殺裁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殺肉之內葱涿蒸葱亦菹類加豆也故處末酒漿或酒或漿也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漿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脩脩鄭康成曰左胸右末亦使食也屈中曰胸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

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

殺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食音嗣飯扶晚反辯音徧下同

陳氏澠曰降等爵齒卑於主人不敢當賓主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主人亦起而致辭客乃復就其坐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客不降等則先祭此降等故必主人導客祭始祭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殺之次序而徧祭之三飯三餐也禮三餐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主人導客食載然



後漏食徹虛口食竟而以漿蕩口  
日漱以酒曰酌俟主人以明敬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饋羣媿反

上文言降等之客此言侍食則侍者非客長者亦未嘗客之主人即長者也饋進饌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扶晚反

共食同器食也非禮食則同器不飽留餘以示謙飯食飯也古人飯皆以手惟飯黍用七澤撻莎也不臨食始撻莎其手恐為人所穢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毋母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嚙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歎

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歎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

肉不齒決毋嘍炙搏徒端反上飯如字下飯音反咤陟嫁反齧五結反嚙他答反刺七亦反濡仁朱反

乾音干嘍初怪反

搏飯取飯作搏嫌貪多不讓放粗肆意流歎大歎如水之流咤食當食而叱咤齧骨意近貪而聲形亦可憎反魚肉以食之餘反於器與狗骨嫌賤主人之物且恐致犬之爭信也固獲固求必得揚飯欲其速冷亦躁而貪黍易粘本不用箸用之則嫌以主人為不熟嚙羹不用挾而嚼菜欲速不恭也絮就器中調和是嫌主人味惡也刺齒取齒間之餘也醢之味厚非可歡而歡之是薄主人之味也濡溼決斷也用齒不用齒各因其物之宜嘍不細齧一舉而竝食之也辭不能烹辭以窶則絮歎者之失禮可知馬氏瞻孟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卒子恤反齊將  
兮反相去聲  
卒食食畢也齊醬屬相者助主人進食者跪徹以授答主人之饋孔氏曰此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與辭於客不聽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

長者舉未酌少者不敢飲少去聲酌子妙反

進酒初進也尊所置尊之所孔氏穎達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尊面有鼻鼻向尊者示專有此惠也因尊鄉長者故往尊所鄉長者而拜鄭康成曰盞爵曰酌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陳氏澹曰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長貴之道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

不寫其餘皆寫漑古愛反

不敢棄核敬君物也御侍而勸侑也餘所食之餘漑陶梓之器可洗滌者寫傳己器中而食之不漑荏竹之器不可洗滌者戴氏溪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餽子閏反

食之餘曰餽祭之餘亦曰餽凡餽餘皆不以祭雖尊者亦不以祭卑者極言其不可祭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

者不用挾挾古協反



致者者水有  
以水量佛執執與有潦憂則其方

味父者為  
飲母之正裂之以孔累天  
辭非饌鄭



也策馬杖綏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進尊者之前  
但呈策綏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冑兜鍪也鎧大兜鍪小  
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未拄地頭也不淨不可向人故執以  
自向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兩書一札  
而各藏之以先書者為尊右先書者也量斗斛之名石四  
為鼓孔氏穎達曰米可即食為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  
為緩故獻者執契孰食蔥涿之屬醬齊為食之主執主來  
則食者可知書致圖書於版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  
者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勲為君上所  
賜故得有獻已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言  
書又言致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

垂幌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

弣鄉與客竝然後受遺云季反弛式旨反辟上扶亦反下音避弣音撫鄉音向

陳氏皓曰弓之體角內而筋外尚之使在上也皆取其勢  
之順簫稍末刻之差斜似簫故名弣中央把處幌佩巾也  
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故見其幌之垂也  
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逡巡遷延以  
辟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  
人受也由從也由客之左吉事尚右以尊賓也接下承弣  
者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俟客放手  
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簫也鄉與客竝然後受者接弓之  
時賓主俱卻既拜客竟還前立處賓主俱嚮南面而立乃受弓成拜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鏹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鏹進几

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

飾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

揮鏹在困反鏹徒對反



孔氏穎達曰進亦遺也首劍拊環也左首尊其首也劍首在左則主人右手受劍為便鏡底曰鑄戈鈞子戟也刃當頭而利鑄在尾而鈍故不持向人也子如鉞而三廉戟今之戟也鑿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拂拭去塵也馬羊豢畜而易馴故右手牽之犬防齧人故左牽之執禽御案曰此以禽作摯與前獻鳥不同士相見禮云左頭奉之即左首之謂也飾以績覆以布而繪畫之也兩子曰掬重寶故慎之以袂不露手取之蓋兼受弓劍故與前專受弓者不同也陳氏櫟曰洗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玉爵不然玉器宜慎也

凡以弓劍苞苴篋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苴子餘反篋音單笥

思嗣反操平聲使色吏反

孔氏穎達曰苞者以草包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篋圓笥方皆竹器問人者因問而有物遺之也使者操持諸物受尊者命時先習其威儀進退如至所使之國之儀容也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為于偽反使者之使色吏反使人如字朝音潮

命命之言行則所使之事也不宿受命即行君言至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使人於君所謂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行下孟反

博聞強識則義理日富而不敢自是且其所聞者皆實踐敦其善行久而不怠則德成矣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朋友以先施為貴人盡歡竭忠於我宜自感愧若必盡竭之則人必厭倦難繼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舊禮經君子謂知禮者古人重尸必取孫行之同姓者或孫行別無成人僅有幼者則使人抱之必不可以子行為尸故曰抱孫不抱子也非謂子幼而父不抱古者致齋於家散齋猶出故得見君尸此所謂尸蓋祭之二日以內已成其為尸者尸必式二句又明尸所以自處之禮非謂君下尸而尸但式也式車前橫木尸自敬其事故式乘必以几所以尊而安之然尸禮已不可行無庸泥古禮而復之

齊者不樂不弔

齊側皆反樂如字

齊者所以專致其精誠樂與哀則心分於物而不專誠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

隧衰所追反

毀瘠羸瘦不形不自露其狀形則有心為之而不誠視聽不衰亦自晦其衰毀也隧道也不由不當不敢為主之意居喪亦然不忍遽忘親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

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創平聲瘍音羊勝平聲衰倉同反處上聲

不沐浴酒肉常也因瘡瘍有疾而然權也下不足以傳後上不足以奉先然本心實非不孝故言比致極也不極毀而滅性六十衰甚愚按五十以上則哀禮有殺蓋所以體父母愛子之心而欲全其慈孝也

豐已互罕空二曲禮上

三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與交與知交深而相知者生者相知冀其將來死者相知念其平日蓋交情記其善不記其惡弔喪之禮生者相知弔其死者與死者本無交誼則傷悼死者而已或死者本相知而生者無交誼則傷悼死者而已古人凡弔必哭傷哭之慟也鄭氏舊解太強古者臨喪皆哭弔亦哭但不過傷慟耳方氏慤曰不知生而弔之近諂不知死而傷之偽近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陳氏滯曰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愧也賜者君子與者小人不曰來取不問所欲

為人養廉也賜上子下與平交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壟冢也墓塋域登壟不敬紼引車索臨喪宜有哀色違位禮以變為敬望柩入臨皆哀傷之時食或以樂非歎所相送柩聲不相巷歌助哀也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由徑苟取其速避泥潦嫌於憚勞臨喪及下介冑諸色皆宜與事相配戒慎不失色總結上文惟戒慎則不貽失禮之譏

禮記卷之二十一 曲禮上

三十一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據也乘車必正立據式小倦以示敬尊者敬則卑者愈加敬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上時掌反庶人非可無禮也禮行必自貴者始正己而後可以正人大夫非遂無刑也身為民表何至犯刑此二句責成在上之辭俾率庶人以禮而自貴毋犯刑也

刑人不在君側

君側惟宜賢者輔德性刑餘之人未必能革面洗心且慮其報怨而生變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兵車武車皆革車也建戈刃曰兵威猛曰武旌車上旗幡也尚威武故舒散旗幡若垂繆然德車玉金象木四路也

德以謙約為主不尚飾故纏結其旌於竿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

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行

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

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載如字騎其寄反擊音至貌婢支反貅許求反繕如字

呂氏大臨曰史國史士史之有司也國史載筆以書君言動有司載言以備君討論君行不必盡煩號令故以物示之使知戒易聞者莫如金鼓易見者莫如旌旗木色青青雀水之所生鳶鳴則將風鴻飛有行列士師兵眾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擊獸一名豹虎類爾雅云白狐也蓋皆畫其形以示人行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四方皆有是象王者奉天故行則旌旗各象其方之宿招搖北斗第七星搖光也獨舉招搖以該七星急迫疾意繕治之工



也怒威猛意言上五者皆須以迫切意畫之寫其威猛之狀度步武整齊之法局部分也有司各主之不淆列也此大概言出行旌旗部伍之法非必行軍始然而行軍亦不外此行字在中倒裝文法也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凡言讐者皆謂本無罪而被毒害者也凡言復讐者皆謂死者無辜而君上不能行其討孝子仁人於心不安必報之而後已也後世王章不立私怨相讐援禮經以為辭是為長亂弗與共戴天必殺乃已兄弟胞兄弟也不反兵不俟反取兵刃言忿怒生於至性也交遊朋友相交深而共遊習者不同國惡其人而遠避之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

也

壘力軌反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土邑宰也明食祿宜任其事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必敬惰則慢神焚之埋之皆不敢褻之也助祭於君必自徹其俎以出不敢自居於賓客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

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

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臣子於君父生亦諱之卒哭乃諱謂眾諱之也嫌名音聲相近者不偏諱可單舉一字也逮及也王父母祖父母也庶人無廟尋常言語及事父母者則諱王父母幸親之存而體親之孝以敬祖也不及事父母者則不諱王父母哀



親之歿而不敢謂己能繼父母以養也若適士以上有廟者則不然鄭康成曰無私諱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大夫之所則避君諱詩書古人所以紀實諱則失實臨文所以明理諱則悖義廟中不諱鄭康成曰事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上也於下則諱上質猶對也夫人義屈於君婦人異於丈夫故君前不諱不出門也大功小功親殺則諱可略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孔氏穎達曰竟界首禁政教所忌國國門門主人之門愚按上言諸諱此復廣其義明致敬非一端可拘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甲丙戊庚壬爲陽日剛日乙丁己辛癸爲陰日柔日外內猶陽陰也凡吉禮近於陽凶禮近於陰用剛用柔日不同以順陰陽之義也先儒紛紛異說皆非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

吉事先近日

此言主人將卜筮告卜筮者之辭十日以外爲遠內爲近喪事先卜其遠日不忍迫也吉事先卜其近日不敢緩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此卜筮者告龜著之辭假托也泰尊之之辭龜著何知所以托龜著而靈者神明也故言神實愛人假爾龜著示人常理有定而不爽今故請之也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或卜或筮三次則吉凶已決過三則瀆而神不告矣不相襲者三卜竝吉則不復筮三筮竝吉亦不復卜也

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



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

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音預踐如字

卜以龜筮以著謂著為筮者筮謀策之義言用此物以謀於神也天人同一理也理不決而以卜筮求諸神所以使人信天理而凜神明自能恪守禮法故曰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嫌疑謂理介於疑似之間而不能決者猶與二獸名多疑故人多疑者以是稱之故曰以下引古言以結之弗非無失也疑而筮之則得其理而無失卜日而行事既吉則必踐行不可復疑蓋理之是而信之確者無庸卜筮惟恐謬於理而後卜筮既得其兆而復不從則信理不真且慢神矣故戒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輪效駕奮衣由右  
上取貳緩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

轡授緩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

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輪歷丁反上時掌反攘以羊反辟音避騶如字

君僕用士大夫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執杖立馬前恐馬奔逸也輪轄頭轄也任重之要故周視駕竟而後入白君白君竟先出就車於車後振衣去塵從右邊升上以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緩登車索有二正緩曰良緩君執以升貳緩曰散緩僕執以升跪乘敬也轡御馬索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夾轅兩馬曰服馬兩邊曰驂馬每馬四轡共入轡以驂馬內二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並兩服之轡分置兩手故曰六轡在手今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三轡置於手中故曰執策分轡跪而驅馬以三轡置試之五步即止倚立以待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於右手左手取正緩轉身向後引君上君已上車侍從諸臣皆遷卻避君使不妨車之行也騶從車也大門君之外門古車右置勇力之士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頭令車右上车必步車右必下車步行也君過門間式則臣當下



溝渠恐有傾覆亦須扶持僕  
不下者下則車無御者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

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古侯反

凡僕人為一切僕也授綏於所升之人以鳴敬主人必謙不敢受若僕卑降則受也然雖受之而亦必撫其手小止授則從其手下拘取之示不敢當其授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

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康成曰不入大門謙也不立乘異於男犬馬非贊幣也君子謂人君黃髮老之尤者卿位路門外正朝之位君出過此乃升車入至此即下不馳恐躡人也十室必有忠信故式之言人君敬老尊賢敬人民皆致敬於車中如此而

他可知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讀為迓

鄭康成曰御迎也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為去聲菱子臥反

陳氏澹曰介甲也菱拜有所枝柱而不利屈伸明不拜非不敬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空也祥車空左以擬神位乘君之乘車而亦空其左惡其近於凶車也古乘車之禮君居左僕居中車右居右惟兵戎革路則君在中而御者居左雖居左必憑式為敬不敢安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孔氏穎達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以遠嫌也御國君則禮以相嚮為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恆式故但俯俛而為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奇居宜反欵開代反雋惠圭反彗宜遂反

郵如

古者車有定法考工記甚詳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大欵則聲容駭聽妄指則手容駭目立立於車上雋猶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前所視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前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視馬尾轂車轂轉頭不得過轂論語云不內顧是也策彗朱子曰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吳氏澄曰彗郵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兩轅中間相

去之度為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齊側皆反

下下車齊牛祭祀孔疏引熊氏云此文有誤當以鄭註周官下宗廟式齊牛為正路大也路馬君馬鄭康成曰皆廣也敬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孔氏穎達曰乘路馬謂臣習儀獨行時也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執杖杖馬但載鞭策以行不敢授綏者君在則僕人授綏習儀者自御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己左必式者既不曠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陳氏澹曰步行而調習之也蹙與蹴同孔氏穎達曰必中道正路為敬也芻食馬草鄭康成曰齒數年也誅罰也



禮記恆解卷二 晚年定本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  
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陳氏澁曰物有宜奉持者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  
屈臂當帶帶深衣之帶也孔氏曰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  
之帶下於脇鄭康成曰衡與心平上衡高於心綏  
之下於心提又下於綏孔氏曰即上提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  
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  
佩委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在夜反  
裼星厯反

禮記恆解卷二 晚年定本

曲禮下

雙流劉 沅輯註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

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奉亦作捧芳 勇反綏音妥

陳氏澁曰物有宜奉持者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  
屈臂當帶帶深衣之帶也孔氏曰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  
之帶下於脇鄭康成曰衡與心平上衡高於心綏  
之下於心提又下於綏孔氏曰即上提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

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

佩委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在夜反 裼星厯反



孔氏穎達曰禮大夫稱主此通上下言之如不克如重而不勝尚上也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方氏慤曰左手不如右強尚左所以為容尚右所以致力陳氏滌曰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曳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孔氏穎達曰磬折身僕折如磬之背身既僕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君若直立而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若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垂委於地有藉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無藉圭璋特達不加束帛也古人衣夏葛冬裘其上有裼衣裼之上則有上服皮弁祭服之屬見裼衣者祖衿前上服見裼衣之美以為敬襲則掩覆之也有藉者禮隆故裼無藉者否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長丁

名以名呼之鄭康成曰卿老上卿世臣父時老臣孔氏穎達曰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大夫不世爵而

有世臣子賢襲父爵也姪妻兄弟之女娣妻之弟家相助知家政者長妾妾之有子者應氏鏞曰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外之各有所統也敬之而受其敬者莫不竭忠盡心觀其敬者莫不知所畏而稟命然後國家政事有所統壹而緩急有所倚重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

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康成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余小子天子未除喪之名嗣子某諸侯未除喪之名不與世子同名避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孔氏穎達曰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男子之事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負薪賤役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視後望瞻前從容詳  
審察言觀色而後對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禮本人情而為之節文故君子不遽求變俗即祀喪大事亦從其俗而裁制之但期於不違其法曰謹修審行則所以權其是非去取不戾俗而亦不背禮者在焉夫子獵較而正簿書鄉讎必以朝服是其義也此節尤要可以正拘幣泥之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雖

### 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已雖去而故君尚官其族人也詔於國故國卿大夫吉凶往來尚相赴告兄弟宗族亦故國之親也宗後宗子反告雙承上文而言君有恩則吉凶事當反告即無列於朝而已親屬猶存亦當反告也若去國已久而君恩已絕則以起家為卿大夫日即從新國之法而不反告可知矣古人臣無外交既不反告於君則兄弟宗族亦可知矣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為去聲諡音示

名命於父孤而更之則忘親不為父作諡不敢以己貴加於親若他人諡之則可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喪祭之禮人子不忍預為精究也臨境而更講求期於不貽隕越祭不盡禮恐無以格復常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非但以理性情亦享親之用故皆以時讀之不言樂哀不暇及不言凶懼瀆神明不言婦女戒狎褻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鄭康成曰振去塵端正也倒顛倒側反側也孔氏穎達曰書簿領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人臣當豫修其職臨時而始振端之及倒側者皆為不敬故有罰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衫絺綌不入公門苞履扱衽厭冠不入

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重平聲扱初洽反厭於涉反衰七雷反

鄭康成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者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衫單也苞履陳氏澣曰苞讀為薦以薦蒯之草為齊衰喪屨扱衽以深衣前衽扱之於帶蓋親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履踐為嫌故扱之也厭冠喪

冠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故壓帖然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衰五服之衰凶器若棺槨牆嬰明器之屬呂氏大臨曰臣妾有死於宮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得入也馬氏晞孟曰入公門之禁多此特其大略而已

公事不私議

公事必集眾論而取其衷私議非擅則姦矣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殿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

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

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

北木粥音育衣去聲



宗廟所以奉先故首重之而廢庫居室之自奉者在後家造士大夫家造作器物犧賦斂民使供牲牢養器自養之器不設祭器先為祭服呂氏曰器可假而衣不可假也不粥不衣不斬皆所以致敬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祭器君祿所作去國者必有故既不食其祿則亦不以祭器行矣寄於爵等之同者所以使其可用不遂置為無用厚之至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箠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

三月而復服鄉去聲鞮都分反箠亦作屨髦音毛蚤音瓜鬻子淺反

大夫士有不得已而去其邱墓桑梓必以喪禮自處為壇位除地為壇哭者致其不忍別之心也衣裳冠皆素為凶飾也緣中衣緣也吉時用采凶故徹緣而純素鞮屨無絢以飾屨箠車覆闌也素箠以白狗皮為飾髦馬者吉則剪馬尾為飾凶則不剪蚤治手足爪鬻剃鬚髮祭祭先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

還辟不敢答拜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勞他國勞其來聘還辟身旋轉而遜讓也呂氏大臨曰還辟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他國之君迎拜則還辟君接以賓主之禮而已不敢亢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



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  
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  
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  
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禮者自卑而尊人故賓主相見不計貴賤敬之則先拜下  
復推言之孔氏穎達曰弔喪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而  
來見本國之君尊卑遼濶  
故不答拜餘則無不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此言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圍圍繞取之掩羣因其羣聚  
而掩取麇鹿子凡獸子亦通稱方氏慤曰用大者取愈廣  
位卑者禁愈嚴特以春言之  
者方孕乳之時尤在所禁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鄭康成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  
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則不殺也除治也不治道為妨  
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梁加食也公  
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不樂去琴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康成曰故謂災患疾病玉縣琴瑟上下  
之所通用也此特隨其輕重而互言之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安取彼何處得所獻之物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致於  
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問之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



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康成曰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士言告者不必有獻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敬也問行問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鄭康成曰奈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眾謂軍師制君教令所使為之者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

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以其代天而足以主治天下故天下尊之曰天子其自稱則謙曰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也朝諸侯諸侯來朝分職各命以職授政授以禮樂之成法任功與功立事踐阼以下則祝辭也踐履阼主階祭祀履主階而行事也父死三年喪畢子始得由阼階宗廟內事事親主於孝故曰孝王某某天子名也郊社外事繼前人而奉天故曰嗣臨諸侯巡狩至諸侯之國畛致也方氏慤曰畛田間道望秩之禮必於郊故以畛言之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呂氏大臨曰鬼神之在諸侯境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甫父同男子美稱天王崩史書策之辭王者死如自天墜下故曰崩復始死持死者之衣升屋招呼死者之魂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冀其復生故曰復王者不呼名字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告喪遣使報天下萬



元言心角卷一  
國登假升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措置也始死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葬虞祭後卒哭爲桑主以耐廟埋重於廟門左期年乃爲栗主埋桑主於埋重處所謂立之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帝王本生死同稱廟主曰帝專以主宰之神言之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居喪不忍遽言嗣父故稱予小子如父存也生從父而名之在喪而死亦名之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逾年入於王城曰王猛崩日王子猛卒是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孔氏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嗣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婦服也言其服事君子以其猶貴故以世言之亦廣世嗣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有妻有妾二句總承上四項人言四項人內有妻有妾言不得以寵亂

正蓋惟后得爲妻餘皆妾耳妻齊也與夫敵體妾接也得接見君子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

六典大音泰

建天官統下四節而言天子代天理物臣下寅亮天工故皆曰天官六大皆奉天事神之事重於他職故先之太宰即冢宰於職無所不統太宗即宗伯典禮大史掌六典入法入則及天日月星辰之行太祝掌六祝六祈以接神太士周禮無之而此在卜祝之間故鄭康成疑爲以神任者太卜掌三易三兆以占吉凶六典奉天之常法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

司徒掌邦教眾則六鄉六遂之屬司馬掌邦政眾則六軍之屬司空掌邦土眾則百工也司士掌邦禮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所統者眾與四官略等故竝列爲五司寇掌邦禁眾則士師司隸之屬上文天事尊故曰典此



民事繁故曰眾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康成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物器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司貨受之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孔氏穎達曰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為器物工能也能作器物者陸氏佃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云云土工蓋搏埴之工金工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木工攻木之工獸工攻皮之工草工設色之工若以藍為青以蒹為紫以蓍為紅以棗為黃之類是也

五官致貢曰享

承上言六府六工皆由五官致貢於天子而曰享享獻也言獻之自下而非天子有所私取也不言冢宰統攝五官也故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

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

曰公於其國曰君

古三公即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即三公之分職就五官中命二人為二伯分主畿內諸侯是為五官之長曰伯尊之也職主也各主其所治之方其或擯者稱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某名天子稱之則以同異姓分稱伯父伯舅從其始封之稱稱之也自稱於諸侯曰老蓋必先朝重望始為之天子許以尊而自生嚴憚也於外曰公諸侯之國稱之



於其國曰君其臣民稱之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鄭康成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曰叔父辟二伯也牧養也為天子牧養下民於外曰侯國外臣民稱之國內者則稱曰君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康成曰九州之外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長子者子民而養教之大地廣大也天子欲其養教斯民則爵之曰子自謙不善則曰不穀外夷狄之地曰王老稱天子以威遠國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方氏慤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不以爵稱賤而略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入內則屈入外則伸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概之陳氏澣曰孤特立無德之義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本作展見賢遍反按今惟存覲禮一篇朝宗遇禮俱亡諸儒牽引聚訟不知此乃以當依當宁別朝覲之地而明天子為諸侯大夫士表率故下結之以天子穆穆云云也依狀如屏風有築土為之者如今照牆有刻木為之者如今采恩諸侯分東西面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廟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內朝亦兼覲觀亦兼朝特春以朝為重秋以



觀為重耳依畫斧文故亦曰斧依寧則門屏之間人君視外朝寧立處在皋門內孔氏穎達曰春朝陽氣交舒布散故分兩處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秋觀陰氣質斂故竝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鄭康成曰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孔氏穎達曰未至前所期之日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禮從略曰遇既及期則其禮間暇曰會聘使人以禮相存問以言詞相約束曰誓坎用牲加書插血曰盟古盟誓蓋用之於軍旅事變故周官有司盟之官而書存六篇之誓春秋概用盟誓故孔子譏之不得執以疑此也

諸侯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

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

臣某侯某擯者將命之辭方氏慤曰某侯所以別其國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在凶服未除喪適子猶言嗣子孤無父之稱自此句以下皆擯者及策書之辭內祭祀從繼父以為稱曰孝子外祭祀從祖德以為稱曰曾孫薨之言奄也言奄然亡也某字也呂氏大臨曰不稱爵與諸侯異不稱名與卿大夫士異孔氏穎達曰春秋之義三年除喪後乃見而此云既葬者天子巡守至竟亦得見言諡請諡也非常禮故曰類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康成曰此諸侯之卿上大夫是也呂氏大臨曰老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

此結上文之意明天子至士與庶人異履其位則當備其德而飭其容也穆穆深遠之意皇皇光大貌濟濟雍容寅



恭貌踰踰趨公節度  
貌焦焦徑直少文貌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

妻

孔氏穎達曰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  
后君也配至尊為海內小君鄭康成曰夫之言扶孺之言  
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然此亦大概別其  
貴賤言之其實婦人妻亦上下之通稱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  
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

曰婢子

申言公侯有夫人亦有世婦二者有妻妾之分焉夫人妻  
而世婦妾也自稱於天子鄭康成謂畿內之諸侯助祭若

時事見是也老更事之意婦謙言服事其夫耳自稱於諸  
侯己國臣民稱於外國也小童幼無知意自世婦以下皆  
妾故稱婢子  
婢之言卑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名父母所賜子  
通男女言之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大夫卿大夫通稱曰某士如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  
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謂使人於  
諸侯某名也寡  
君之老見前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



名

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君子謂作史者若孔子是不親惡以其惡而絕之諸侯以保國安民為職故失地滅同姓而名之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顯明言其罪惡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禮必誠身幾諫而感動之此事君親之常法若孔子去魯比干死殷又審乎事勢之宜而然不可概論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子事君父一也必嘗而後服之愛敬慎重三世則其業精然亦言其概而已若有十全者不在此類

疑人必於其倫

疑比也倫類也類或以德或以才以位比疑不以其類則褻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康成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所能則長幼可知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約



元言心角卷二  
其數故曰若陳氏澔曰宗廟社稷國君事無有先於此者御者六藝之一謁請也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負薪庶人力役之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

對

不問天子率土莫非王有也數地言其廣狹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有宰明有采地食力食下民租稅之力不假不藉人士有地不多無邑宰故以車數對畜雞豚之屬按周制非貴不富君子不以富取人此言問富蓋周末之事記者沿襲記之耳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禘諸侯方祀祭山川

祭五祀歲禘大夫祭五祀歲禘士祭其先

天子代天地而主民神故祭天地以報本祭四方以迎氣祭山川以分報神功五祀戶竈門行中雷日用之所屬也歲禘專承五祀而言月令所分春夏秋冬者是諸侯各有其方則各祭其山川及五祀自大夫以下皆得祭五祀與其先此互文言之以該其餘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此言祭宜慎重也有其廢舉之必聖人所制祭禮得禮樂之精意者非可妄為舉廢淫祀不特神鬼之非正者凡非所當祭而祭皆是福由人作而神司之非禮則瀆神矣何以有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索音色



鄭康成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按此以分之尊卑大概言惟貴者得全其精潔下不得僭上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此以有爵位者言宗子兼大宗小宗祖廟在大宗之家惟大宗得祭之禰廟在小宗之家惟小宗得祭之若宗子有疾則必告而後祭蓋周家重嫡故然後世不可泥矣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

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彘魚

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

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齶玉曰嘉玉幣曰

量幣鬣力輒反腍音突薌音香其音姬韭音久齶才何反

祭物必美其名者時物順成皆有陰相故為之名以報享也元頭武迹也牛肥則足迹大豕肥則毛鬣剛豚小豕肥盛曰腍羊肥則毛柔細雞鳴必振翼故曰翰音凡鳥皆棲樹雉不樹宿而趾特疏故名兔肥則目明脯肉乾非一時之物故言尹祭尹主也言本為祭而作稟亦乾者商祭言商酌而以為薦脰脯長尺有二寸之名言魚之大清滌清可以滌清酌清可以酌供神食用之意黍即今之小米黍粒圓而大色黃性最粘故曰薌合薌香也稷似黍粒大性硬色白鑿之深白故曰明粢梁幹高於黍味最美氣最香故曰薌其梁陸稻稻水稻嘉蔬孔氏曰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惟善也古葱韭皆曰本豐厚也鹹鹽味之厚陳氏結曰嘉玉無瑕之玉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生時尊卑易識死嫌輕衰故為制尊卑之名崩薨見前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尸陳也言

禮下



形體在也極久也冀其久而不滅降下墜也漬浸漬鳥死乃墜獸死則腐如浸漬而腐敗兵死於兵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皇大也又美大之名考成也言其德行已成妣嬪也嬪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嬪婦人之美稱壽考曰卒言能終其德業短折夭也此與大夫曰卒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上上聲綏音姦敖去聲人之神棲於目故正心者先正其視自天子而下位愈卑其視愈謹袷交領也天子之視端正平直上不上於人之

袷下不下於人之帶諸侯較天子為俯大夫衡視不敢及遠直視人也衡橫也士更加謹止視五步之內要之凡視皆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上有敖心下有憂心傾則心不正之人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肄以二反

肄習也官卿大夫治事之所府庫皆藏器物之名而此分言則府指六府之類庫則藏貨幣之所也朝公廷君有所命而大夫士預習其事隨其所謀議之不敢侵越所以專其事也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不及犬馬懼褻也在朝一於敬君輟朝而顧為異事異慮所紛亂則不敬矣固不達於禮也又申言在朝言禮明乎



無所不用禮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王饗諸侯也享於太廟禮隆物備不問卜者交神則卜以祈通交人不必然也饒過豐之意以訓恭儉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棋棗脯脩

棗栗

摯與贄同鄭康成曰天子無客禮而以鬯者用告神也孔氏穎達曰鬯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謂為鬯諸侯公侯伯子男用璧而此不言璧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雁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性耿介惟敵是赴羔

雁以生雉以死者卿大夫以道去就士以死服事也野鴟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童子未成人不敢抗禮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野外軍中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繫纓拾射鞬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棋枳子一名木蜜一名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棗實似栗而小脯摯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孔氏穎達曰所以用此六物者棗至也脯始脩治棗早栗肅也婦人初至脩身早起肅敬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備備其乏以廣子姓故曰備百姓嫁女之家謙辭備百姓以嗣續為重酒漿以祭祀為重埽灑以賓客為重也

附解天地定位一元之氣彌綸布濩於六合間而成象成形者各安其生各得其所此禮之原也聖人本天立教以範



禮記心解卷二  
圍斯民爰自上達下皆有制度以齊一之洪荒以來開天  
明道者皆有制作至唐虞而已略備矣堯舜相承羣賢襄  
贊成功文章魏乎煥乎則天之業於斯而昭然世運遞降  
人事日臻非拘泥成跡而無化裁可以致治也三代遞嬗  
尚忠尚質尚文之不同豈非因革損益隨時處中順其自  
然且不得不然者哉周家培植至厚元公監二代而立制  
又至詳明然數傳而後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師  
儒禮壞樂崩遂有不齒人倫之輩夫子欲爲東周歎文獻  
之不足徵急思救時欲綜前代而損益之耳而托諸空言

僅明其事於春秋門弟子習聞其說秦漢而下猶有抱殘  
守闕之士漢求遺經諸書始出然非能有深造聖人之室  
者特嗜古而掇拾舊聞未克綜其始終條理秩然故多隨  
意編輯是書爲小戴所傳而以曲禮爲首亦知禮毋不敬  
矣然禮者所以節文天理天理之實必本於存心養性漸  
次以幾大成故文王內之德緝熙敬止斯外而仁敬孝慈  
著乎外者本乎中盡其性者盡人物非第講於儀文度數  
卽臻聖賢也第典禮淪亡賴此以知先王之遺意誠不可  
廢焉讀是篇者當師其毋不敬之言而內求諸盡性外求



禮記心解卷三  
諸敦倫克己復禮人紀肇修則不必拘拘於其文而變通  
化裁以協時中庶不泥古而亦不戾古為先王之功臣不  
然時勢日殊法古而苦其難從俗而病其陋兩無所依說  
禮竟成畫餅非禮之不可與而禮之原失也舊解繁多約  
之而辨其可否非好為立異蓋欲人讀之而可以見諸行  
焉耳君子鑒之

禮記恆解卷三

晚年定本

檀弓上

雙流劉 沅輯註

陸德明以檀弓為魯人不知何據此篇多言孔門弟子  
蓋亦孔門遺裔所集摘篇首檀弓名篇非必以其知禮  
而稱之亦非檀弓所記也中有譌誤隨文正之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  
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  
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  
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膺徒本反

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往弔公儀始知舍孫之事故趨而就主位以問子服伯子所以免者酌弔朋友之禮從厚耳其制以麻布廣一寸為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史記不載伯邑考逸周書有之微子世家亦無膺名按文王必無廢長立幼之事伯子為仲子諱誣稱古人不足信也伯邑考蓋早卒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

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父子主恩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主義有匡救而無阿諛師生恩義兼有而以道合有疑而諫問師必不拒不必犯亦不必隱也有方有定方惟臣事君各有職守故有方父師則否致極其哀禮方比也比於親喪心喪哀戚如父而

無服所以然者師非一概各以其道德恩義而喪之若概為之服反無等級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季武子季孫夙季孫行父之子合葬父母合也劉氏彘曰成寢而夷人之墓處其家於人之墓上杜氏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大謂合葬細謂哭按古者墓而不墳或不知而為宮室有之豈有明知而成寢於其間者乎故張子疑之蓋不足信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



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周樂園曰出母生母也左傳呂相絕秦云康公我之自出子思之禮先君子指伯魚伯魚以衰麻侍孔子孔子嘗示之喪之禮先君子指伯魚伯魚以衰麻侍孔子孔子嘗示之父母在恐傷父母之心故哀切雖至而不敢服衰麻非謂並不哀慕也此禮之常記者謂自子思始非也為伋妻白之嫡母隆汙之說諱言伯魚姑從俗為之非其本志耳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頥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頥素黨反頥徒同反頥音懇又音畿

孔氏穎達曰拜主人孝子拜賓頥順也頥惻隱貌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後復引首叩地此從容拜賓之常稽顙而后拜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則哀遽不暇為容故日至也至謂哀戚之至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

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

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識音志泣胡犬反

封土為壟曰墳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以己將從事四方故封之易於識別先反而脩虞事門人董其餘功適逢驟雨新土潰崩門人比即脩完而後反故來遲孔子聞其崩待三而後應流涕言之者不以雨甚之故自寬其罪因言古人謹於封築不俟再脩所以教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康成曰寢中庭也拜弔者為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問死之意象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眾覆棄之不忍食按子路於衛為父母之邦家貧而仕如委吏乘田之流本無可議者孔悝之難既為其臣聞難自當往視蒯贖疑其為劫孔悝來者遂以石乞孟麇敵之子路倉猝不知所以遂被害非初志即欲死之也夫子聞其死而深痛未嘗以為非義後儒不知蒯輒當日情事竝疑子路愚於論語夫子為衛君詳辨之茲不贅

會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康成曰宿草謂陳根方氏慤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以喪父之義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喪朋友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

患故忌日不樂

樂音洛

鄭康成曰言三日三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衣衾之屬附於棺明器宅兆之屬慎終尤為大事故必竭誠信而勿貽悔下又申言終身不忘親之故喪禮限於三年而人子之心實不止此親而亡矣何時可忘故君子終身憂念其親而不敢遺行以招患忌日不樂又其顯而易見者也不樂無可樂之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父音甫慎

依張子讀如字 耶鄒同曼音萬



少孤孔子三歲喪父也不知其墓謂父方卒時古者墓而不墳魯地葬深至丈顏母以孔子年幼未能記憶墓處暫殯於五父之衢埋棺於坎曰殯殯淺而葬深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實則顏母慎重而未葬也至母卒孔子欲以合葬雖知是殯尤必詳問殯時淺深明器等物不致毀傷故又慎重而問乃合葬焉聊曼氏之母蓋當日與殯事者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三十里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綏

陳氏澔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曰綏不綏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娶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聖古作卽子栗反娶所甲反長丁丈反殤式羊反

鄭康成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火熟曰聖燒土治以周於棺或謂之土周殷人上梓槨也木為之言大於棺牆柳衣也以柳帷柩周圍如牆娶如扇之狀所以飾柩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日不為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

乘驪牲用駢

驪力知反翰平瓜兩音驪音原

鄭康成曰夏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大事喪事昏時亦黑戎兵也驪黑色玄黑類殷建丑之月為正物芽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周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驪駢馬白腹此概論三代所尚之色戎事亦有不盡拘也者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  
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

幕魯也

齊音咨本又作齋饘本又作飢之然反粥之六  
反幕本又作幕音莫徐音覓繆音緇徐音蕭

申會子之子有聲曰哭無聲曰泣齊為母斬為父情同故  
云情厚日饘稀日粥朝夕食一溢米故曰食幕所以覆棺  
繆緇也言子於父母所以自致者貴賤無殊至禮  
文之末則擇其當用者可也蓋舉一二以概其餘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  
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  
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  
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

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

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

重平聲蓋作  
盍共音恭

獻公寵驪姬殺申生事具見左傳言子之志白己無不孝  
事安驪姬左傳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是也傷  
公之心公無姬不歡也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傳舅犯之  
父伯氏鄭康成曰狐突別氏也子驪姬之子奚齊卓子出  
而圖吾君時狐突杜門不出也乃卒繼於新城也諡法敬  
順事上曰共按驪姬害申生不過欲其子嗣位耳申生既  
為姬所阻不能自明且本心不以嗣位為念讓國而逃為  
吳泰伯未嘗不可必死之以陷父於不義非中正之道也  
特其純愛於親死而不怨  
諡之曰共名稱其實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



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已夫音扶絕句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時行三年之喪者希子故抑子路以勸善然朝祥暮歌實非禮也故俟子路出而復正言以明禮夫人子之思親終身無可釋也三年之喪所以約太過不及者於中道朝祥暮歌其思親者幾何哉然聖人不深責者亦衰世之意耳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乘去聲縣音元賁音奔父音甫

按左傳魯莊公十年魯敗宋師於乘邱無敗績之事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從之縣卜皆氏也鄭康成曰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公隊而卜國不能禦之故公斥其無勇未微弱意縣賁父以馬驚由己致故自任無勇而死於敵及圉人浴馬而見流矢乃知馬因中矢而驚非賁父不善御之罪也故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言非禮之常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院華飯反簣音責與音餘瞿紀具反革音

急斃音弊

病疾甚也子春會弟子元申皆會子之子隅坐遜於成人也華院繪畫美好簣籜席之類止戒童子勿言瞿然曰呼覺而倦於言但聲呼也革急也彼謂童子以德相助以成德姑息苟安也斃仆也會子未嘗為大夫而季孫賜以簣重違其意姑受之可也受之而寢之則或其子弟所為非會子本意但以寢疾故未之能易耳聞童子之言雖病革必易之而後安造次不離於正故朱子亟稱之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

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瞿音

充充哀懣氣結如窮極無歸也瞿瞿驚顧如親之猶存求之又弗得也皇皇猶棲棲望而弗至痛可知矣慨歎去日

之速廓然益覺親之去遠蓋言孝子未嘗一日忘親之概也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

敗於臺始也

婁力俱反陘音形髻側瓜反臺音胡始音台

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魯僖公二十二年邾人與魯戰於升陘敗魯師時師雖勝而亦有殺傷魯襄公四年邾人伐邾魯救邾侵邾敗於狐臺去纜而紛曰髻復者哀死而招其魂也禮當用衣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妻服禮無明文鄭康成謂當是疑衰此記二國失禮之始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

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縚吐刀反母音無從音

南宮縚即南容其妻孔子兄女其姑死夫子教以髻之制鄭康成曰從從謂太高扈爾謂太廣爾語助辭總束髮垂



為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穎達曰吉筭長尺二寸此榛筭長尺蓋降吉筭二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

矣禫大感反縣音

孟獻子仲孫蔑禫大祥祭名比及也喪除矣而但縣而不樂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此禮之常而人不能為故夫子猶過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

而絲履組纓組音

鄭康成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孔氏穎達曰凶事用遠日故鄭氏謂踰月異旬愚按笙歌已笙而人歌也琴由己調歌由己樂今自彈不成聲而與人笙歌則成明乎聖人哀禮適中之意孔氏穎達曰絲履白履

一以素絲為飾既祥素紕常用素為纓末用組今用素組為纓二者皆變吉之速陳氏澣曰蓋者疑辭記者亦得之傳聞故疑其辭是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于甲反

明先王制禮以勵行之意見禮不明畏懼而自經於溝瀆輕身履危以致壓溺而死此皆非正命故禮不當弔然此因死者以戒夫生者非為有倫誼者禁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

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

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厚於出嫁之姊夫子欲其抑情以歸於中道行道之人弗忍言人人有此情所以約於中者為其無太過不及



也

大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

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

大音泰上樂音岳下

音洛首手又反

孔氏穎達曰營邱臨淄縣以水營繞故曰營邱太公冢在咸陽文武成康陵附近五世反葬蓋其子孫有附太公冢者而非嗣位之人五世則親盡矣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後以鐘鼓管絃宣之禮以達人心之敬言禮樂皆有其本太公本以輔周成王業而封死傍先王其子孫亦傍先王得禮樂之意古人言狐死首必向邱邱者其窟藏之處不忘本者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

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母元官氏也凡子為母服父在降服期而練不常以衰麻侍父恐傷父心也禮祥外無哭者既期猶哭故夫子歎其甚而伯魚聞之遂不哭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前人謂鳴條有蒼梧山非今南越之蒼梧也舜巡方而死歸葬鳴條其後世傳零陵有舜塚者郭璞以為聖人仁化廣及殊俗皆起土為冢是也三妃娥皇女英登比也登比一作癸比均見山海經祔合葬也此言合葬之禮自古所無季武子則言起於周公耳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此記曾元等之失禮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陳氏滂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口所習稍暫為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

幾乎

申祥子張子終終成人之事死漸滅無餘之謂子張以道修身至是而自信其全歸故召申祥而語之使自勵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其餘奠之餘物閣度置也始死猶有冀幸其生之意故以所奠之餘閣而俟之不忍遽以死待之也與歎美而疑其辭言豈徒閣也與先王蓋明詔人子以毋忘親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

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委巷猶曲巷野陋無禮之人也記者因言子思為哭嫂也為位婦人先踊而已乃哭以別嫌得禮之意蓋兄弟之妻得相為服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其妻亦為位以哭倡踊而申祥隨之蓋子思與申祥皆無服而其妻皆有服故其為位也皆妻為之主而哭踊皆自妻倡之也又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子思無兄弟此云嫂故皇氏以子思為原憲當存疑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縮縫也衡讀為橫古制吉凶冠皆順經而直縫之周末吉冠多辟積而橫縫至喪冠反如古之吉冠縮縫故記者以為非古



會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

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會子自述居喪事以語子思而子思據禮答之蓋聖人不為過中之行使人可法而可傳也事師無犯無隱此為得之

會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他外反

鄭康成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稅遠兄弟謂相離遠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情而為之節文小功疎於大功以上則不必稅然祖免哭踊不廢也春秋禮衰時人薄於兄弟而執禮不稅之文以為辭會子故矯禮之言以明兄弟之不可不親聖賢因時而為之補救有如此非果會子不達禮意而為之說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

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使色吏反乘去聲

鄭康成曰使者謂賻贈者攝猶貸也孔氏穎達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也若重遣人更弔彌為不可故歎之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

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

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

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

高而來者勿拜也

赴訃同惡音烏夫音扶為去聲



赴告也吳氏澄曰兄弟之喪周禮哭諸寢師喪哭諸廟門外而此不然蓋孔子所定也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蓋稍遠於寢門外非郊野無室屋處是也陳氏祥道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禮之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循義則於禮之所未有者皆可適於人情而制之伯高見由賜故哭諸賜氏為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為伯高而來知死者傷而不弔故勿拜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滋味也因有疾故不得已而飲酒食肉其於酒肉也必有草木之味焉以為有疾不甘於食得酒食則如有薑桂耳非遂忘哀而以酒肉為美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

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

明目精也疑女於夫子疑其道不似夫子也未有聞無至孝之稱王充論衡辨子夏無喪明事鍾惺亦謂辭氣不似曾子此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第以事論曾子有責善之美子夏有受益之誠亦非後人所及也索猶散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



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孔氏穎達曰言君子居處當合於禮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賢

遍反

子皋孔子弟子名柴居喪守禮日執涕淚由悲聲而出血出則無聲悲無聲而淚亦出口泣血孔氏穎達曰大笑露齒本中笑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未嘗微笑是其泣血三年之實也難難能而可貴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雷反當去聲

孔氏穎達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不當物則亂禮無衰而禮猶存也邊坐與人鑲坐不邊坐張子厚曰專席

而坐也即大功亦不當以衰服勤此明衰之重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柴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

無從也小子行之

說音脫驂七南反鄉去聲涕音體

舊館人舊時置館舍己者駕車者中馬為服旁兩馬為驂哀孔子哀遇於一哀主人哀也遇見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易使遂以往也愚按夫子哀主人亦哀其交誼必有深者若徒哀而無厚贈則哀為虛禮故曰惡夫涕之無從非果無端而涕出以此文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



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

也識式志反

慕哀慕隨親而不忍離疑者疑親之在彼而已不欲還子貢以為不若速反而虞祭以安神夫子善其哀切之誠而不以為易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饋共位反

祥大祥也孔子感顏子之沒已久不能無感然禮所以節情也故彈琴散哀而後食之夫三年之喪大祥則已節哀矣况師弟乎彈琴而后食記者記孔子厚於顏子之意而非以為禮當然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

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拱恭勇反嗜市志反

拱而尚右洪立而右手在上也凡拜凶喪尚右手吉喪尚左手凶喪大功以上吉喪小功以下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故門人學孔子之尚右而子正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頽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止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



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

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蚤音早消搖一作逍遙萎紆危反放方兩反楹音盈

作起也負手曳杖於後示不復用逍遙寬舒自適放依也  
萎病也聖人心與天通天命將盡而自覺之形諸夢寐亦  
理所常有猶在阼親猶在阼階為主不忍遽死其親也猶  
賓之則以神道事之而待如賓客與賓主夾之介乎不生  
不死之間蓋三王制禮皆有深意而孔子殷後以殷人而  
享殷禮故知將死也既知其命又言道不果行蓋至死而  
不忘救世也前人或疑此事非真然生死大事聖人德合  
神明無不可預知而歌辭盡屬比體不嫌淺露臨死而示  
弟子以全歸未為不可也若負手曳杖逍遙吳氏澄謂非  
動容周旋中禮豈不知居不容乎申申天天豈必如泥塑  
木雕此後人學  
聖人而誤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

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疑所服愛敬夫子疑不當以尋常喪師之禮也若喪父而  
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但身無衰麻其哀感起居  
飲食變常皆  
與喪父母同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

綢練設旒夏也

披彼義反

鄭康成曰志謂章識牆柩衣也牆之障柩猶垣牆之障家  
翣以布衣木如禭披柩行夾引棺者恐柩車傾虧而以繩  
左右維持之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又  
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以上諸物大  
夫子皆得用之門弟子採三代而用之蓋亦體  
夫子平日損益三代之意而記者記以為法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褚張



呂反幕音莫  
蟻魚綺反

鄭氏康成曰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翬畫褚之四角其交如蟻行往來交錯蟻結似今蛇文畫殷時士禮公明儀亦賢者夙聞孔子之教文質得中不拘時俗故如此儀子張弟子亦曾子弟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仇音求苦始占反枕去聲朝音遙反銜音咸使去聲從如字凡言仇者必倫紀所關無辜被害而有司又不為理者也市朝非執兵之處不反兵謂不反取兵仗銜君命則恐廢

君命而不鬪魁首也執兵陪其後為其負當成之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蓋先王慮刑罰或有不中而死者銜冤則有調人以司其事期於生死不負後世刑罰失中乃多仇恨之事而報怨者眾若論其常則惟君父之仇為重而已他不可例昆弟從父昆弟之仇若已有父母豈可從以復仇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先王於師不制服者以師弟道義相親隆殺不齊也若其恩誼隆而德行備則喪之從厚固所宜然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其羣居之友則經出而他適不羣居者則否此孔門以意制為此禮而可為後世師友之法也

易墓非古也易以鼓反

御案易脩治也即古不脩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所以將其哀敬也時人或無其本而徒文故夫子言此以明哀敬之宜自盡也

會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會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會子聞之曰多矣乎

飯願晚反牖羊久反填池如字

予出祖者從去聲與音餘夫音扶且音疽

鄭康成曰負夏衛地祖喪行辭祖而祭之池陸氏佃曰殯坎也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肆肆坎謂之池主人既祖已填池矣因會子來弔故處而受弔云填池以明柩無可反之理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故婦人復辟之升堂弔竟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遺奠之禮從者問會子不便直斥主人失禮而權辭以答且同起易曰其行次且且也謂柩行而祖原有次且不忍捨祖之意何不可反而且止宿止也從者未釋然又問於子游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戶口中時尸在室中牖下南首也小斂在戶內大斂出在東階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掘坎於西階之上曰肆置棺於肆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啟而將遷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故曰有進而無退豈可推柩而反之即就也多稱美之予會子自謂會子美子游之言而言我會告祖者遂出勿復反而主人不聽也蓋使從者知前言特為主過人諱



會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會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會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

也夫音扶下如字

方氏慤曰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而裼衣謂之裼裘以裘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裘會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尚從吉故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張子疑會子子游賢者失禮必面相告無私指示人而不告之者然此必會子已弔而出子游適來不及告耳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

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音

現子上聲上和去聲下和如字

鄭康成曰見見於孔子記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先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各予之琴而二人各損益其性情而順於禮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日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



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適嫡同為去聲

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木字彌牟蘭即  
惠子虎惠子之子也為司寇氏惠子死彌牟廢嫡子虎而  
立庶子游往弔故為不如禮之服以諷其無禮弔服弁經  
大如總之經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矣  
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文子初不知其意而辭其重服及  
子游就諸臣之位猶不悟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始覺之  
乃扶嫡子虎而辭謝子游乃就客位子游以知禮聞  
而為不合禮之服與位故文子因而悟己之非禮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  
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

之禮也其動也中

亡無通中去聲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深衣既祥之  
麻衣制如深衣練冠未祥之練冠非既祥之縞冠以死者

遷入於廟故待弔於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禮之所無而  
能折衷於吉凶之間以盡己哀以全弔者之情故子游善  
之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

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冠去聲綴音拙

幼名生三月而名二十而冠有成人之道故加字五十年  
尊故以伯仲別之死而加諡孔氏穎達曰士冠禮已有伯  
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呼伯仲爾此皆周道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實明哀戚之實  
非徒文也中霤室中古者覆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  
溜焉故名掘室中地作坎置牀坎上浴尸牀上令水入坎  
毀竈示不復用且以竈毀連綴死人之足令直可著屨毀  
宗毀廟也般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



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神告竟車躡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出仍當躡行此壇如生時之出行也學者行之記者記當時學者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

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碩音石粥又作鬻音育

子柳疑即泄柳鄭康成曰具葬之器用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則嫁之為粥布錢也古謂錢為泉布言其如泉水通流徧布天下也家於喪藉喪以成家班猶分也此善子柳之安貧守禮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亡亦死也承邦邑危亡言故曰亡君子不輕身枉道非自高也道存而後可以相濟輕於為人謀迨危敗而復遜其難則非

臣節

公叔文子升於瑕邛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邛也死則我

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樂音洛瑗于願切

鄭康成曰文子獻公之孫名拔請前請前行而歸諷其樂此不須去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

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弁卞同孺去聲

弁魯卞邑孺子泣一於哀泣而無節也喪父母固宜哀而哀毀之過反比於不孝子故以禮節之可傳可繼約之於中道而人皆可行也哭踊有節正為此過哀而毀不勝喪者設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祖且投其冠括髮

子游曰知禮古本兩出

鄭康成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即括髮袒奉尸使於堂今舉尸者出戶武叔猶冠而隨以出戶因欲括髮急投其冠匆遽失節之甚子游因其平日好臧否人故反言知禮以譏之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鄭康成曰扶君謂君疾時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師長也游氏桂日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人君不薨於路寢則為死不以為道故其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

總從去聲上夫如字下音扶為去聲

母黨之服由母而推故從母與舅有服而從母之夫及舅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人君子知禮之人或曰同爨則為之總麻服以其有恩而報服之也記此見禮由義起苟當於義理雖先王所未有可以無譏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

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音總折音提

御案喪事迫易至陵節吉事舒故易怠緩縱則直而密折折則曲而當是也縱縱折折即有猶猶意緩急適中也騷騷鼎鼎又即失中者反形之騷騷粗率鼎鼎怠弛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康成曰喪具棺衣之屬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  
月制惟絞衾冒死而後制陳氏澔曰恥於早為之畢具  
嫌其不以久  
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媵叔之無服也蓋推  
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此釋儀禮經文之意兄弟之子猶子也故為服期以其  
親故引而進之也媵叔無服因媵叔不通問故避嫌推而  
遠之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期既嫁則降服大功  
以既嫁有夫夫為妻服齊衰杖期是受而厚之矣既有厚  
之情者則在我降服大功而從薄蓋欲其修婦道不得不節  
情殺禮也按古叔嫂不通問故無服後世不然韓退之為  
嫂鞠養為嫂服蓋禮以義起天理  
人情酌而行之非可以一概論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鏞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是也若以為  
古禮有是而夫子行之未嘗字殊欠分曉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  
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康成曰徒謂客之旅是也其徒以館非己一人故欲出  
哭於巷次徒所寓之室哭於己之室則不嫌矣士喪禮主  
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面會  
子蓋以同國賓禮弔之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  
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  
而不平筦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龔簋其曰明器神明之  
也知去聲味鄭康成作沫筦音  
于和去聲龔音筍簋音巨



劉氏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於死者死而即以死者待之  
愬然為不仁死而猶以生者待之昧禮為不知先王為明  
器以送死者竹器無膝緣而不成其用瓦器麤質而不成  
其黑光之沫木器樸而不成雕斲之文琴瑟雖張弦而不  
平不可彈也箏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無  
縣掛之筭簾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以有知  
無知之間待之神明者非人所以神明之道待之  
也鄭康成曰神明者非人所以神明之道待之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  
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  
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  
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  
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

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  
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  
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  
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  
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  
刑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喪為  
並去

聲朝  
平聲

喪謂失位有子問曾子曾問失位之事於夫子乎曾子述  
己所聞而有子不信以必求貧朽則非人情也子游美有



元言心角卷三  
子能知聖人之意因述所以為此言之故乃為桓魋敬叔  
言耳非謂喪死以貧朽為快也敬叔嘗得罪於定公奔衛  
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中都魯邑名後入於齊為平陸  
侯國司空兼司寇夫子攝行相事為司寇事也將之荆當  
時有此志耳非失司寇即之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  
有者聖人不苟於托足之意雖非為慮其貧而然然必輕  
於所適不能行道而且至飢餓  
不能出門戶亦非聖人所出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  
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  
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  
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  
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繆音木縣音玄竟  
音境焉於虔反

鄭康成曰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大夫死有訃於  
他國之君之禮而無哭之之禮陳氏專齊之權故縣子言  
古今事勢不同今日之哭有不得已者哭諸異姓之廟方  
氏慤曰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

仲憲言於會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  
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會子曰其不然乎其不  
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  
乎

仲憲仲氏而名憲非原思也示民無知者為其無知故以  
不堪用之器送之殷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示民  
有知為其有知故以可用之器送之疑者不以為有知亦  
不以為無知然三代制禮文質各因其時以適於中非謂  
無知有知與疑故會子不然其說人鬼既殊器自不侔則  
所謂明器者固神明之謂而非死視其親謂為無知也



然則殷純用祭器之說憲言蓋亦無稽而所謂均不然可知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鄭康成作朱古本齊衰下有三月字

鄭康成曰木當為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其大功乎疑辭也按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孔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況其子乎是則同居繼父服期而其子可服總麻不同居則無服矣游夏蓋偶未之聞故此各為之說又按公叔木之母公叔文子之妻也何至改嫁此必有誤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

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侍其母仕於衛而母卒柳若衛人意蓋欲子思豐於禮而子思曉之時居喪多違禮從奢故子思言有禮無財固弗行即有禮有財而時不得為亦弗行也子思位卑祿薄蓋有不能備禮之處故云然先儒以子思母為嫁於衛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

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為去聲

鄭康成曰古謂殷時伯文殷時滕爵為伯名文孔氏穎達曰瑣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嫡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上謂旁親族會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族



之親輕重而服之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

易我死則亦然

易音異

鄭康成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之時當令內外精好平易此孝子當為之事而木囑其子記者蓋譏之也

會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始死未斂設帷於堂不欲人褻之故小斂畢乃徹帷而仲梁子謂夫婦之哭位未定故帷堂失禮意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按禮小斂畢奉尸俛於堂乃奠於尸當尸右手如其能食者然不欲遽死其親也將大斂乃徹小斂奠設於序西南於西漸神之矣大斂既殯乃設席於奧而奠則直神事之矣曾子謂於西方且言既小斂即可設席以奠非也故記以為魯末俗之失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

綌音隙總音歲

陸德明曰綌粗葛布細而疏曰總孔氏穎達曰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總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康成曰滅蓋子蒲名惟復呼名  
子皋孔子弟子高柴野哉非之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鄭康成曰沽猶略也孔氏穎達曰孝子親死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相導而此不然故以為粗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易音亦

羔裘元冠朝服也養疾者著之死則易之小斂之前主人未成服弔者猶可服小斂後則不可以弔故夫子有然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

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

者哉稱去聲亡音無惡音烏還音旋縣音元封作窆

喪具送終之儀物惡乎齊以何為劑量毋過禮不以富而厚喪還葬斂畢即葬不待三月之期縣棺鄭康成曰不設碑粹不備禮也封當為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人豈有非之不責以所不能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

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汰音泰

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蓋始死置尸於地迫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時相沿襲於地司士賁請於牀子游不稱禮而諾之故縣子譏其汰汰矜大也賁司士名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醯呼兮反醢音海甕烏弄反

孔氏穎達曰夏專用明器分半以實之殷全用祭器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實人器而空鬼器襄公百甕既實



祭器并明器俱實之故曾子追論而譏之又按宋襄夫人  
王姬卒在襄公之後而此云葬其夫人豈夫人先卒而後  
又立王姬  
夫人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康成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  
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貧故夫子善其能廉熊氏曰左傳叔  
孫氏之司馬驪戾是家  
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讀贈會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車馬助葬曰贈主人受贈而書其人名與物於方蓋已  
告神矣及柩將行又於柩前東西面讀之故曾子以為再  
告非  
古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

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  
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遺去聲革  
音亟入聲  
鄭康成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  
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詞不食謂不墾耕吳氏澄曰其意  
謙然不足其言  
謙儉可謂賢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衎苦  
且反  
家語居處上有如之何子曰五字衎爾下有在喪所則稱  
其服而已九字當從之衎爾和適之貌按古重別男女又  
諸侯各君其國臣民屬焉即天子亦但治其畿內後世天  
下一家則君之母太后君之妻后也論語已重君夫人之



稱漢以後禮制益嚴無輕視其喪之禮此節所言不可泥也故小戴採家語而略之若但以爲子夏之言者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家語無所館下有死無所殯四字當從之賓客朋友也以其至自遠曰賓客生死皆當全其義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

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成諡也壤封土爲墳樹種樹爲表古聖人制棺槨以全孝子之心周制家人以爵等爲之即封之度與其樹數蓋表其賢以爲後識子高殆因時尚奢而言此非中論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

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

掌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

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

志乎哉

燕平聲與平聲坊音防鬣力輒反

燕人自遠來觀子夏謙言非聖人葬人乃人葬聖人耳未必有合於禮也因述夫子言而從其儉者封築土爲墳堂形四方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夏屋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若斧者上狹如刃較上三者易爲功馬鬣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板廣二尺長六尺築墳之法側板於坎之兩旁繩以約板納土板中築之令土與板平斬所約繩更升板如前築之凡三斬其繩而墳即成行夫子之志儉約之志也

婦人不葛帶有薦新如朔奠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霽

陳氏澣曰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經易去首之麻經而麻帶



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經婦人除帶此斬衰之服也大功以下則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士喪禮有朝夕奠朔奠月半奠朔奠用特豚三鼎視朝夕奠為盛朔望有定期薦新無定期然孝子以時申休愴之懷故重其禮如朔奠自天子至於士庶既奠各以其服除衰麻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池柩車之池也重雷以木為之承屋水而瀉於地孝子不忍死其親故喪器以生時之具奉之惟荒既象屋亦設池以象重雷以竹為之衣以青布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

君即位而為棨歲一漆之藏焉

棨蒲 歷反

棨鄭康成曰棨柩棺親尸者棨堅著之言也天子棨內又有水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不令人見虛其棺而不蓋合其上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父兄命赴者

楔音屑綴音綴亦音輟

復招魂也楔柱也以角為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柱亡人之齒令齒開易含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易著屨飯含也設飾尸襲斂也士喪禮始死設奠即帷堂不待小斂六事一時竝作始死孝子悲迷故諸父諸兄代為命赴告者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小寢大寢燕寢正寢也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太祖之廟諸侯庫門即皋門由近及遠君尊故求之地備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音駁 與平聲

剝體解之名詩曰或剝或烹祭必剝居喪而奠不死其親亦當剝時或不剝而奠故記者言喪不可剝奠也與其必祭肉而後然與疑其詞以明不然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陳氏澂曰布分列而曝乾之也材為槨之木殯後旬日即治此事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人死處於陰奠則以生者待之故朝奠在日出時夕奠及日未沒時哭無時孺慕之忱也或練後奉君命使不得已而出使必告於親使知其反期皆事死如事生也

練練衣黃裏練緣葛要經繩屨無紉角瑱鹿裘衡長祛祛裼

之可也

練音倩緣音願要平聲紉音劬瑱吐練反衡作橫祛音祛

孔氏穎達曰練小祥也小祥著練冠練中衣黃為中衣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為之黃袷裏練淺絳色緣中衣領及袷緣也領緣用練明其外除故飾見外葛要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惟餘要葛繩屨者父母喪菅屨卒哭蒯屨小祥繩麻屨也紉屨頭飾也瑱所以充耳以角為之微飾也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賁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小祥稍飾故更橫廣又長之且為祛祛袖口也

裼裘上加衣也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不弔外人也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必往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所交知之人所知者死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所以全恩舊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

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棹以端長六尺

重平聲

水牛兕牛之皮耐溼為被體親身之棺厚三寸二者合為三寸槨棺即棹也亦耐溼故次於革槨棺之外有屬棺屬



棺之外有大棺屬棺大棺並用梓四者皆周四重之棺上  
下悉周而也古棺木無釘惟用皮條束之直束者二道橫  
束者三道陳氏澠曰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  
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  
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端猶頭也  
椁以柏木之頭為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

樂食

紵一作緇  
一作純

御案紵服即總衰也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  
之則天子為諸侯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矣特當事弁經不  
當事弁而不經春秋王室卑時有弁經而哭者故記者因  
記之或曰記者之詞言或使人哭之不親其食不以樂則  
同愚按君臣恩誼  
不一此特言其概

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

也

菽才官反  
輅音春

殯時用輅車載柩而畫輅為龍曰龍輅菽叢也叢木以周  
龍輅而四面塗之如椁之形斧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  
菽木周棺如椁形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  
棺上然後盡塗之而四注為屋以覆之此惟天子然也

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御案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哭同姓先異姓後庶姓  
尤後若諸侯則子入卿大夫序而哭不分同異姓矣

魯哀公誄孔邱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相去聲

父音甫

稱美死者之行曰誄稱孔邱者君臣之辭相助  
也父字也丈夫之美稱尼父因其字而尊之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



日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于葉反  
大音泰

國亡軍敗失地也厭冠喪冠盛饌而以樂侑食日舉應氏  
鏞日哭於太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傷土地之  
駿削不舉自貶損也日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惡去聲

孔子言哭所知於野蓋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或郊野之  
際道塗之際哭非其地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古人四十日強任未仕者概言為人子弟者稅遺於人人  
子不專家財即不得已而遺人必稱父兄之命以將之仕  
則或為君國事不以此概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備盡君喪羣臣朝夕哭踊雖嗣君先入哭必待  
諸臣皆入乃俱踊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為節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樂音岳

祥大祥也縞冠素紕大祥後著之除服而祭日禫是月祥  
之月徙月下月除服必祭者思親之意無窮而禮有限故  
必告於親也然哀心未忘故必踰月而後可為樂

君於士有賜帑

帑音亦

天子之喪帷幕帑俱供在旁日帷在上日幕帑在幕及幄  
中坐上承塵幄帑皆以繪為之士則第有帷君賜而後有  
帑大夫以上則幕人供之矣











